

悬疑馆

总策划：白沙

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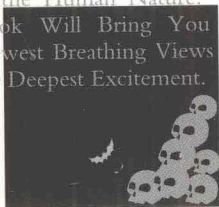
刑侦档案管理员自述系列之 圣水魅影

XINGZHENDANGAN
GUANLIYUANZISHUXILIEZH
SHENGSHUI MEIYING

吴冠玉 著

面对复杂难解的疑团命案，
天才警察龙无畏又将如何抽丝剥茧，
揭示真相？

This is the First Book to
Challenge the Sensitive Nerve
of the Human Nature. This
Book Will Bring You the
Newest Breathing Views and
the Deepest Excitement.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Romance and Thrilling.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刑侦档案管理员自述系列之

圣水魅影

吴冠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刑侦档案管理员自述系列之圣水魅影 / 吴冠玉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3

ISBN 978-7-201-08034-5

I. ①刑…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713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9.5印张

字数：188千字

定价：32.00元

序 言

这是一个刑侦档案管理员整理刑侦档案的自述，其中既有证据确凿、板上钉钉的案例，也有那些尘埃之下永久不能解开的屈死冤魂。所有的披露只是为了证明魔鬼还是天使、地狱或者天堂皆在一瞬之间，所有的披露只是为了证明希腊神庙里铭刻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真的很难！

目录

- | | | |
|-----|-----|--------|
| 1 | 第一章 | 婆婆做的熏肉 |
| 5 | 第二章 | 循序渐进地杀 |
| 17 | 第三章 | 拼骨缉凶 |
| 25 | 第四章 | 怀素笔意图 |
| 42 | 第五章 | 高唐魅影 |
| 60 | 第六章 | 圣水迷踪 |
| 69 | 第七章 | 格洛河煞 |
| 86 | 第八章 | 银河在手 |
| 98 | 第九章 | 白獠血童 |
| 113 | 第十章 | 马头明王 |

- 119 第十一章 神湖雪蜂
- 131 第十二章 四面楚歌
- 153 第十三章 骨塔铜盒
- 171 第十四章 佛殿杀机
- 192 第十五章 阴阳冰河
- 220 第十六章 天地无门
- 238 第十七章 绝境迷雾
- 259 第十八章 甘露滴兮
- 278 第十九章 金城公主

第一章 婆婆做的熏肉

一层秋雨一层凉，秋风秋雨人仓皇。

时间回溯至1998年10月的一天下午，川西南一隅。

36岁的农妇李月英在厨房背后的山上熏着腊肉，她细心地往肉上涂抹着花椒、甜黄酱和辣椒面，又添了几把柏丫在柴堆里。

浓白色的炊烟四腾而起，笼罩着这个偏僻而普通的农家小院。

张尚根难得看到晚上的桌子上有腊肉，回到屋里锄头还没放就用筷子夹了一大块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嚼了起来，李月英瞅着男人狼吞虎咽的吃相，高兴地笑了。

这家农户有三口人，户主叫付翠花，丈夫早年车祸死了，有个儿子叫张尚根，儿媳李月英从附近的三河村嫁过来。

村子位于四川龙泉山脉的尾端，地理位置偏僻，就是赶最近的场也要走二十多里山路，所以只要能娶个婆娘生个儿子，尽管李月英只有小学文化，人长得也很一般，这家人也就很满足了。

张尚根吃完饭，问：“妈呢？哪儿去了？”

李月英满脸茫然地说：“不知道啊。”

张尚根说：“妈吃了少午（四川方言中午）就说扯红苕藤去了，咋还不回来呢，我去看看。”

说话间，男人声音就大了起来，在小院周围大声喊

着：“妈，妈！”

这一出去，张尚根从晚上8点一直找到12点，在房前院后的山坡上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妈。

张尚根想妈是不是走亲戚家去了，打算明天再去找找。张尚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瘫在床上睡着了。

睡到半夜，张尚根口渴，用手推推身边的李月英：“去，给我到厨房舀点水。”

李月英哼了两声却没有动，显然是睡熟了。借着点月光，张尚根看见李月英嘴里正叽叽咕咕地念着什么，细细一听好像是说什么“一起飞，一起飞”。

张尚根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起来。

山边的村子，比城里冷得多，秋意已经很浓，正是霜降的日子，张尚根披着衣服刚迈出房间就打了几个哆嗦：“咋这么冷了。”说完，张尚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厨房走去。

这家的厨房说是厨房其实就是间草屋，只有两间正房算得上是瓦房，张尚根刚踏上厨房前的一级石梯，就觉得脚下忽然踩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

“吱”的一声，奇了怪了，平常没这么多老鼠啊，张尚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拉电灯开关，忽然想起白天村电工说今晚停电，于是掌了支蜡烛走了进去。

光线灰暗的厨房里，张尚根一不留神，忽然一脚踩在个圆不隆咚的东西上。

“噗通”，张尚根一跤摔在地上，手中的蜡烛摔在地上滚了两滚，火星闪烁之间，竟然灭了。

月色之下，张尚根恍惚看见有堆东西，一动不动，蜷缩在柴灶门口，让自己摔倒的那个圆东西却是离自己最近。

张尚根哆嗦着把蜡烛捡起来，点着，照着一看。

烛光晃动之下，那东西上面，虽然刷抹过了很多调料，但那双灰白灰白的眼珠子却没有遮拦，无神而空洞的眼珠死死地盯着张尚根，眼珠之上，几缕花白的头发还散发着烧焦的气味，好像那不是猪肉，而是……而是人头！

“杀人啦！”

张尚根惨叫一声，连滚带爬地跑出厨房，向隔壁邻居家跑去……

1998年10月12日早晨。

大批警察蜂拥而至，凄厉的警笛声掩盖了张尚根呼天抢地的嚎哭和吐了一地的胃酸、胆汁，也让这个安宁的小村子从此再也不宁静了。

警察问：“李月英，你怎么杀你婆婆的，你为什么要杀你婆婆？”

李月英说：“我听他们说，只要吃上二两人肉，人就可以飞起来，我想让我男人和我一起飞。婆婆在扯红苕藤的时候是我用菜刀砍的，砍完了我用蛇皮口袋装回去秋（四川方言“熏”）的。警察同志，我说完了就可以回去了吧，娃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警察没开腔。

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发生在四川某县级市的一个真

实案例，作为精神妄想症杀人典型案例，当时被列入《西部十大刑侦要案》之首。

十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忆这起杀人焚尸案的时候，我仍然无法相信李月英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妇女，竟然可以凭一句话就杀了她婆婆，还把婆婆做成了熏肉，分而食之。

直到我听我师傅说起四川阳州市田家坝村系列杀人案。

那次案件让我相信，人其实是可以被精神控制的，在这种复杂而可怕的精神控制下，犯罪嫌疑人往往迸发出惊人的才智与警方周旋，其做事之缜密、潜伏之深、手段之狠，世所罕见，这起案件一共死了六个人。

第二章 循序渐进地杀

李月英经过司法鉴定，属于严重的精神妄想症。在李月英被关进精神病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村民们都不敢从那间杀人碎尸的房门前过，张尚根也从此不知去向，有人说到广州打工去了，也有人说去山西挖煤去了，众说纷纭。而那房子，也逐渐在时间的流逝中越来越衰败起来。

直到2003年三峡移民王大宝一家八口搬来，那家小院才恢复了些许生气，然而王大宝一家搬来才不到半年，壮得像牛一样的王大宝就在一个早晨，忽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眼睁睁地看着就断了气。

田家坝村再一次炸开了锅！

王大宝，四川丰都县人，一家八口原居住地为丰都县文昌街52号王家大院，因三峡工程迁移至阳州市鱼肠乡田家坝村。

关于王大宝一家的接收，除了是政治任务必须接收外，村长田长青还是颇费了些周折，一是王家毕竟还算是个大户，为什么会到田家坝这么个地方来落脚，有点疑虑。二是的确实找不到地方安顿他们，只好把付翠花家那破房子给他们住。同时也怕这事儿办不好被镇长骂个狗血喷头。

好在王家并不计较，高高兴兴地搬了去，把原来的草房和瓦房拆了，新修了个小二楼，正是全村人艳羡得不得了的时候。王大宝那天早晨，就在家门口，端着一碗稀饭

和田长青吹牛，甚至还在和有几分姿色的女会计开玩笑，说着说着，就一头栽倒在地！没等田长青和村民把王大宝送到村里的卫生室，王大宝在途中就咽了气。

王大宝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村里也乱成了一锅粥。

田大民、田二狗说：那地方能住人吗，付翠花死得那么惨，她能甘心？这是活要命啊！

王大宝的尸体就放在侧边的偏房里，除了王大宝老婆乔小娥悲悲戚戚的抽泣声，王大宝的父母、残了一条腿的兄弟和弟媳都没有哭，因为王大宝的死让他们想起了在丰都县文昌街王家大院居住时发生的一些事，那些事让他们除了悲痛就是悲痛，最后留下的是绝望，甚至连恨也没有了。

因为王家人不知道要恨的是什么。

王大宝的父亲王定六呆滞地看着门外黑黝黝的远山，突然，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头朝着丰都鬼城的方向，死命地磕起头来，“求求你，饶了我们吧，求求你，饶了我们吧，求求你啊”，几个头磕下来，王定六的额头已经皮开肉绽，鲜血顺着老头的脸流下来，遮掩了原来的慈祥，变得有点狰狞。

王家人赶快把老头扶起来，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片。

在他们搬来田家坝村之前，王家已经暴死了两个人，一个是王家大爷王晓明，时年86岁，也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另一个是王晓明的三儿子王开杰，中午吃完饭，走出王家大院没五十米，同样也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而

亡，他们之间死亡相隔的时间是一年。

王大宝一家真的做了什么事？

真的是有报应？

师傅老陈在给我讲这件案子的时候，外面正是很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子照着我面前的那杯碧潭飘雪，水汽氤氲之间我和师傅老陈仿佛看到那时候的丰都，那个时候的王家！

王晓明和王开杰暴毙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喝过一碗骨头汤。王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在院里有一口很深的井，从来没干过的井！

骨头汤？

青铜鼎骨头汤？

老陈说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子，面色也变了一变。老陈笑了起来：“我说的骨头汤当然不是2010年西安咸阳发掘战国古墓葬中的那个骨头汤，就是王家老二也就是那个残疾兄弟的老婆孙秀琴熬的骨头汤。”

老陈说的西安战国古墓内的千年骨头汤确有其事，据说那只青铜鼎内还有半鼎汤，汤内还浸有数根骨头。据现场的考古人员观测，铜鼎汤内浸有数根骨头，汤色浑浊，汤表漂浮着铜鼎脱落的绿斑锈。由于绿锈浸渍，部分骨头已变为绿色。据初步判断，由于骨头都比较小，可能为鸡骨头或者其他什么小动物的骨头。

注意，这里报道有两个词一个是“初步判断”，还有一个词叫做“可能”，这两个词有一个共同的含义，那就是

不确定！本来很想知道结果的我，从此再也没听到有关青铜鼎骨头汤的任何消息，好像就从来没有发掘过这样一件东西，那汤里究竟烹煮的是什么？难道烹煮的是……

所以老陈忽然说到骨头汤，我自然很敏感，我打了个寒噤，没再往下想。

老陈说，就是猪棒子骨熬的汤啊，问题是那孙秀琴也喝了，为什么她没事儿呢？那个时候王大宝也喝了，不是也没事儿吗？如果说王晓明是突发疾病而死是因为86岁高龄，但是王老三王开杰为什么一年以后也是同样的症状暴死？

当时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丰都县公安局刑侦队，但是由于王家一是没有报警，二是整死也不同意验尸，说死了还让人开膛破肚，家人要遭诅咒。同时王晓明和王开杰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经过摸排几次以后，没有发现仇杀、财杀和情杀的可能，也就当做猝死处理了。

这一处理不打紧，小城的居民就闹开了，有人说，王家大院里面那口老井，下面连着幽冥第七狱，是恶鬼索命，有人说，什么恶鬼啊，就是得病呗，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王开杰死于2000年，死后的那两年，王家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生活，生怕再被恶鬼索了命去，还请了道士来做法。

但是那口井，却始终没有封，爬在井沿边向下一看，隐隐约约看见下面深黑色的水面，泛着细小的波纹，不知几许深！

说来也怪。王开杰死后的那两年，王家那是相当的平静，王家人也再没有猝死的事情发生，小城的居民也都说

王大爷和王开杰那是遗传的突发病史，哪儿来的恶鬼？

2002年9月，离丰都鬼城被三峡蓄水淹没还有两个月零六天的时候，小县城里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到来和后来王家为什么迁移到田家坝很有关系！也可以说，就是因为他，王定六、王大宝、孙秀琴相继死于了同样的“恶鬼索命”，但事实上他没有杀人，杀人的另有其人！

这种杀人手法称为循序渐进地杀！

这里要先说说王定六。

王定六已经活了72岁了，但是他记得从当造反派破四旧以后，就再也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有好几次，王定六都从梦中惊醒，李卫的那张脸，被砸得稀烂，脑浆血水横流的那张脸总是在他面前问他：“你为什么要砸我啊？为什么啊？”

李卫，时年30岁，是丰都县文物馆的馆员，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酷爱历史文物，丰都县罗汉堂的那十八尊罗汉造像就是他的命。

那一天，王定六带领十几个红卫兵去罗汉堂破四旧，李卫死死抱住一尊罗汉造像不让砸，王定六喝道：“让开，你让不让？不让，我砸了啊！”说完，照着罗汉的镀金头像一镐头就砸了下去！

王定六本来以为李卫会闪开的，哪晓得李卫没有躲，“噗”的一声闷响，那一镐头正正地砸在李卫的头上，脑浆和着血水迸射而出，溅了王定六一脸，王定六当时就傻

在了那儿了，几秒钟过去才回过神来。

“你装死，装死，你是疯子！你是疯子！”说完，他和那十几个红卫兵拔腿就跑了。

王定六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罗汉堂角落里躲着一双小小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2002年9月的这一天，王家大院里来了一个中年人，面容清瘦，年约四十多岁，自称叫做王方平，进门就大声地叫道：“有人吗？”

王大宝迎出门说：“找谁啊你？”

王方平说：“今儿路过你家，有件事情不得不说，你们是不是要搬家了啊？”

王大宝说：“这还用得着你说？全世界都知道三峡蓄水我们这儿要被淹，我们是要搬啊，怎么的？”

王方平说：“你们家前些年是不是去世过两位亲人啊，另外你们家院子里这口井也死过人，如果这回搬家找不好方位的话，你们家还得死人！”说完转身就走，就再也没和王大宝说一句话，把个王大宝说得愣在当场。

因为王大宝也不知道那口井的事儿，等老父亲王定六回来，王大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定六，王定六撇口一句话：“这些骗人钱财的玩意儿，谁信啊！”

话是那么说，王定六虽然不肯信，睡了一晚上起来，却想起王家大院也是他们80年代初搬过来才起的名字，这八十年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儿还真说不定，得去问问。

打定主意，王定六出去买菜碰到街口的周老太婆，

忙把她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问道：“周老姐，我家院子里那口井，几十年前死过人？”

周老太婆一听，差点没软在地上：“这个我不知道，你去问居委会吴大姐好了。”说完，周老太婆急急忙忙地走了。

周素芳老太婆的激烈反应让王定六心里像吃了颗老鼠屎一样，难道真的有什么事儿？

居委会的吴元清是老人了，听王定六问这件事儿，倒是没怎么惊诧，说：“反正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既然你问，我就给你说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儿了，那会儿你们还没搬来，原来的那个住户叫李卫，是县文物馆的馆员，后来说是造反派破四旧给打死了。

“他老婆没想开，当晚就跳了井，井口边还给我留了一个纸条子，让我抚养她的小女儿。但最纳闷的是他老婆就一直没捞上来。我们专门找县地质队的邢高工来看，他说这个井非常深，为什么百年都不干涸？也许是打穿了地脉和长江水倒灌相通缘故，人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后来，他那个六岁的小女儿也不见了，到公安局报了失踪！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王定六听完，脑子里“嗡”的一声，晕了过去！

王定六第二天才醒过来，醒过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全家人满大街去找那个叫王方平的中年人！

找到王方平的时候，王方平正在阁楼上眺望那一湾滚滚东流的江水，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也好像什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